

体系中经验丰富的成员

加强国际货币体系的理念

一个由前高级决策者和全球要员组成的小组决定要从全球金融危机的重创中找到一些经济增长的迹象。IMF前任总裁米歇尔·康德苏称，这场危机对于推动改革进程、在未来面临类似危机时确保国际货币体系的安全、更公正地分配全球的潜在利益来说是一次机遇。康德苏和亚历山大·兰姆法罗斯、托马索·派多亚夏欧帕（2010年年底逝世）一起，在“皇宫倡议”的支持下，成立了一个高级别小组。康德苏对《金融与发展》（F&D）谈及了该小组2月份发布的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报告。

F&D：“皇宫倡议”的理念是什么？

康德苏：全球金融危机使那些拥有国际合作经历的人们再次思考究竟发生了什么，特别是想知道国际货币体系（或非国际货币体系）是否是危机的根源，或者其应当为这场危机负多大责任。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此次金融危机将可能成为发挥国际货币体系作用，以避免未来可能的类似事件的发生，并确保潜在的全球化利益可持续增长并更加公平分配的机遇。

所有这些问题都在我的脑海里。并且，当我说“我们”的时候，我谈及到许多国际货币



体系中具有丰富经验的成员。我们非常振奋地看到二十国集团（G-20）已将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重新提上今年的议程，而前几年的中心议题是除危机外的其他方面。

我们当中很少有人认识到，我们应当将以前应对危机的经验用于处理当前面临的危机。我们决定弄清楚在这一问题（即体系的关键弱点、可怕的失衡是否会继续发展）上是否能达成共识，以及我们应当为建立更可靠、更规范的体系做些什么。

我们成立了一个由18人组成的小组，并为他们中间的每个人分配了提交论文的任务。我们向IMF、国际清算银行、各国中央银行及其他机构寻求非正式的支持。当在巴黎皇宫（该倡议因之命名）举行会议时，我们将所有这些论文放在案头，并开始撰写一系列建议。我很荣幸在1月21日将我们的报告提交给二十国集团轮值主席法国总统尼古拉斯·萨科奇。

倡议的发起完全是个人化的。倡议并没有委托任何国家：我们个人的信用是唯一的保证。我们希望我们的报告将成为灵感之源，并表明当你们坐在一起时（在我们小组里有15个国家的代表）能够本着合作的精神，为建立更加合作、协调的经济政策奠定基础。

F&D：为什么已经启动的、包括二十国集团在内的改革，还不足以应对国际货币体系的风险？

康德苏：我们非常珍惜目前已开展的工作，但如果我们希望确保金融体系更加安全，就必须向前走得更远。目前，我们已做的工作还不能充分解决许多危机，临时考虑的几个想法已被拒绝。作为单独个体，我们认为值得重新考虑那些弃之不用观点。

我们不希望看到世界经济退回为一个支离破碎

专栏1

“皇宫倡议”成员

该小组由IMF前任总裁米歇尔·康德苏、国际清算银行前总经理亚历山大·兰姆法罗斯、已故意大利前财长托马索·派多亚夏欧帕发起。其他成员包括：俄罗斯中央银行前副行长谢尔盖·阿列克萨申科、沙特阿拉伯中央银行前行长哈马德·萨亚勒、IMF前高级官员杰克·T. 伯尔曼、国际清算银行前总经理安德鲁·克罗克特、西班牙经济和财政部前部长圭勒莫·德拉德赫萨、巴西中央银行前行长阿米尼奥·弗拉格、日本前财务大臣行天丰雄、中国人民银行前副行长胡晓炼、国际清算银行前副总经理安德烈·依卡德、IMF前总裁霍斯特·克勒、墨西哥中央银行前行长吉列尔莫·奥特兹、南非前财长玛利亚·拉莫斯、印度储备银行前行长Y. 韦努戈帕尔·雷迪、美国前副财长埃德温·M. 杜鲁门、美联储前主席保罗·A. 沃尔克。

的经济体系，在保护性压力面前异常脆弱。我们不希望迈向开放和竞争性全球市场的行动承受像现在这样的风险。我们也知道，在危机之后的几年中充满了危险。由于实施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拖延，二十国集团所采取的综合措施将在几年后才能发挥积极效果。

而其他风险同样存在，那就是强大但可以抗拒的恢复正常的诱惑。我们发现这一诱惑不仅存在于银行业，而且存在于国际性机构中。由于存在进行变革太少和太晚的风险，经济体系易于遭到难以预期的危机的破坏，从而将不能通过全球化为建设一个更好的世界做出所有可能和积极的贡献。

没有人相信这些风险会通过应付的手段而逐渐消失。不进行大胆的变革，这些风险将使我们处于一个更加不稳定的世界。因此，我们不能躺在过去的荣誉上裹足不前。

F&D：为什么对IMF进行改革（包括那些过去已经提到的改革）的建议目前更有吸引力？

康德苏：问题在于，这些改革是必要的，还是不必要的。而不是采纳一些可能导致混乱的建议。在推迟这些改革或减弱建议所发挥作用方面，我们犯了错误。现在我们知道了拖延和犹豫的成本。现在是时候改变了。如果现在不改变，那以后可能再也不会改变。

F&D：IMF的哪些改革应该拥有最高的优先权？

康德苏：这是一揽子措施。你不能说，“这些是重要的，让我们先做，然后我们再看看”。不。对体系进

专栏 2

报告中的关键建议

“皇宫倡议”2月更详细的报告包括18个建议，其中的几个建议重点关注国际货币体系的监督、合作和治理。

在监督和合作方面，IMF应当发展和采取各成员国政策的“标准”，包括全球统一的汇率标准。当出现持续违反一个或多个标准的情况，大家将会进行磋商，如果需要的话，将采取补救措施。对系统性重要国家，如果其政策不符合标准，宽容政策应当在IMF内通过相关机构进行评估。每一个国家都希望废除使汇率偏离标准的政策。系统性相关的经济体应采取宏观审慎政策，将适当的全球流动性状况考虑进来。

国际货币体系的治理应当基于单独的三层结构，所有国家通过体系的投票者得以体现。这将包括杰出的独立个体全球咨询委员会。

行一次大胆的检查是必要的。我们必须承认IMF有影响的、新的合作伙伴正在出现，这些合作伙伴将有望在体系中承担全面的责任。

我们需要IMF承担更广泛的监管职责，不仅包括经常项目和货币领域，而且应涵盖全部货币和金融范畴。最终目标是能够更好地监管，并更有效率地预防危机，而且IMF拥有更强大的手段完成这一工作。在此方面，我们建议IMF成员国能够承担新的职责，在报告中将对对此进行详细阐述。

我认为现在是时候（其实还应更早）让二十国集团的财长和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IMFC）加入委员会，这一点已在IMF协议条款中作出规定。

所有这些改革必须联合进行，并尽快实施。如果我们不作出改变，下一次危机可能不会很远。

F&D：提议中新的全球治理结构将如何改变金融体系？

康德苏：我没有发现很大的改变。首先，刚才提到成立委员会被大大推迟。其次，我们建议二十国集团将自身组织成为一个相关各方参与的体系。这将使每个国家都能够成为体系中的积极的一员，在开会前进行磋商，并直接接收20国集团成员国最高决策层的报告。

F&D：你建议扩大IMF特别提款权（SDR）的职责，高级别小组是怎么考虑的呢？

康德苏：该小组发现特别提款权是一个有用的工具，在未来数年可能更为有用，长期而言也许更加重要，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这一小组之前对于特别提款权的未来所持的立场非常多样化。如果给予IMF类似最后贷款人这样的地位，你们将会看到特别提款权的某种复苏。

F&D：报告要求改善对全球流动性变化的测量和监控。这种做法如何能够经受时间的考验？

康德苏：我认为我们应当更早地做这件事。我后悔当我在IMF时没有实施该倡议。传统做法是在国际清算银行和IMF之间对任务进行分配。但问题已变得如此重要，我们只能建议IMF和国际清算银行能够密切合作到底。我们确信这两个机构会联合完成的工作并将经受住时间的考验。

现在，我们必须对全球流动性进行适当的监管。IMF和国际清算银行的工作人员将不得不起工作，以适当阐述我们所要讨论的事项，包括要采纳的流动性的定义，我们必须收集何种数据以及如何分析数据。他们必须更密切地跟踪全球经济发展，并发挥其必不可少的预警作用。■